

B A I N I A N W E N C H A O C O N G S H U

百年文潮丛书

百 年

云
起
云
飞

y
u
n
q
i
y
u
n
f
e
i

刘
增
杰

著

20 世纪
中国文学思潮
研究透视

文 潮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有煌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云起云飞

—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

刘增杰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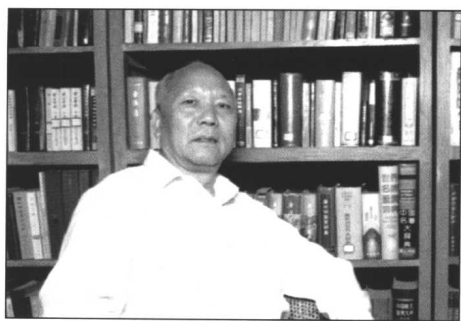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3 字数 245,000

1997年9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,001—7,000册

ISBN 7-5321-1628-X/I·1321 定价：17.50元



这云儿一缕缕，一片片，一堆堆，一层层，
似驱似游，悠悠悠悠。转眼之间，忽又彩霞
云集，如千军万马，铺天盖地，蜂拥着，挤压
着，涌向人所不知的处所。二十世纪中国文
学思潮的涌动，不正像这天际的白云？

刘增杰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过渡时代(代前言)	1
一 趋新·多变·试验:20 世纪文学思潮发展的基本特色	4
二 历史在五代研究者手中延伸	11
三 迎接收获的世纪	14

上篇 历史形态

第一章 文学思潮研究的开端

(20 世纪初—1926)	19
一 研究的准备时期	19
二 “五四”文学思潮与思潮研究	23
(一)陈独秀的《现代欧洲文艺史谭》	23
(二)“五四”时期出版的文学思潮著作	28
(三)思潮研究论文一瞥	34

第二章 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一次高潮

(1927—1936)	43
一 翻译热:欧洲文学思潮著作的竞相出版	44
二 新文学史的编纂与文学思潮研究	64

三	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导言及其他	70
四	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研究的兴起	80
第三章 艰难行进四十年		
	(1937—1976)	84
一	抗战文学思潮与思潮研究	84
二	转折时期的文学思潮研究	97
三	文学思潮研究的政治化趋势	104
四	工农兵文学思潮的拓展与思潮研究的困境	109
第四章 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二次高潮		
	(1977—1996)	118
一	文学思潮研究的复苏	118
二	步履蹒跚的观念转换	129
三	研究的拓展与深化	135
四	近年出版的文学思潮史著作	142
五	文学思潮研究著作漫评	159
	(一)文学思潮总体研究	160
	(二)中外文学思潮关系研究	166
	(三)文学思潮大家研究	173
六	台湾、香港地区的文学思潮研究	177

中篇 个体世界

第五章 梁启超:通向文学现代化的桥梁	201
一 梁启超与文学改良思潮	201
二 清代学术思潮研究:为文学新潮的建设进行 的学术清理工作	205

三	文体革新的意义·····	211
第六章	鲁迅与 20 世纪文学思潮研究 ·····	215
一	研究的基本出发点·····	215
二	吸纳与继承:文学思潮研究的两个侧重点 ·····	217
三	独特的研究视角·····	225
第七章	胡适 周作人 ·····	232
一	胡适与“五四”文学思潮·····	232
二	人的文学:周作人建构文学现代化的 理论基石·····	239
	(一)“人的文学”观念的提出 ·····	241
	(二)介绍外国文学思潮 ·····	243
	(三)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的出版 ·····	247
第八章	郭沫若 茅盾 ·····	251
一	郭沫若的文学思潮研究与实践·····	251
	(一)文学思潮研究历程 ·····	251
	(二)角色转换与思潮研究 ·····	255
二	茅盾:文学思潮研究六十年 ·····	259
	(一)开放·进取·自主:“五四”时期的文学思潮观 ···	260
	(二)思潮研究的新拓展 ·····	265
	(三)《夜读偶记》与晚年的思潮研究·····	269
	(四)一个相隔六十年的呼吁 ·····	278
第九章	胡风 周扬 ·····	280
一	胡风:一位富有理论个性的文学思潮研究家 ···	280
二	周扬与工农兵文学思潮·····	292
第十章	新文学史家的思潮研究 ·····	303
一	李何林及其《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》·····	303

二 王瑶等人的文学思潮研究·····	306
三 严家炎及中青年文学思潮研究者·····	314

下篇 思潮史观

第十一章 概念·理论·方法·····	323
一 “文学思潮”的概念:一个纠缠不清的 研究命题·····	324
二 理论与方法·····	332
第十二章 思潮研究的多角透视·····	341
一 继承与吸纳:两个常说常新的思潮研究话题 ···	341
二 社会思潮、政治思潮与文学思潮 ·····	347
三 战争:制约文学思潮发展形态的一个 重要因素·····	351
四 现实主义思潮发展得失论·····	352
五 文学思潮与思潮大家·····	354
六 篇末微语·····	356
漫步古城墙(代后记) ·····	360

过渡时代(代前言)

历史从 19 世纪悄悄走来,又将神秘地向 21 世纪走去,走向邈远时空的深处。

从严格的时间意义上说,在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,20 世纪似乎只是瞬间,匆促而短暂。可是,就民族心理嬗变的程度而言,就文学思潮的更迭来看,20 世纪却又显得格外深刻而漫长。而且,两个带有世纪性意味的镜头,在我的脑海里一直不愿隐去——

一是前些天读到日本人写的 20 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书:《美风欧云录》^①。书中除记述了作者游历欧美的经过与感受——“濯足沧海,振襟长啸,一任美风之吹我,欧云之幻我”外,还着力渲染当时人类所处的适者生存,优胜劣败的竞争险境。书中云:“今夫诩外之士,一旦去祖国,适异邦,彼其心殆以自诩者骄人,描揣西欧之皮相,醉心形式之文明,谓如是者可以自足。不知现今大势生存竞争,无一刹那之间隔,而国民的竞争之舞台,实与世界文明之大潮流,互为进退,优胜劣败,无可逃于天演之公例。尚能具国家思想者,不徒叹赏外洋之形式,

① [日本]松本君平:《美风欧云录》(钟朴岑氏译),上海镜今书局 1903 年出版。

必挟以比较优劣之例，以求所以立国于大地之上，而默数，夫 19 世纪文化之真相，以慧眼观其制度，以哲理溯其内容，凡一切国家隆替兴亡与社会之潜移默化，靡不神明经纬一一研究之”。据我揣想，译者钟朴岑氏翻译此书的用意，大约是为了给已经处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国人提供借鉴。

书中《纽约之黑暗社会》一节，读后不禁令人痛心疾首。作者在纽约参观支那街，所看到的是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人，他们“群居蠢蠢，无上等之操业者，如秽丑之饮食店，蓬筚之戏馆，小如鼠仓之博弈场，复有奇臭不可……之鸦片烟窟”，“西人至称鸦片烟曰支那粮，盖支那人不可一日无此者，其欲不亡国也难哉！”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环境，这就是当时日人眼中的中国人。

第二个镜头是天安门广场竖起的香港回归中国的倒计时牌。一个普通的倒计时牌却熔铸着世纪的风云：昔日掠香港、贩鸦片，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灾难和屈辱的英国人，即将夹起皮包走路。倒计时牌每天向人们报告的，固然是香港回归的准确时刻；更重要的，它所展示的，则是中国人的自尊，包括纽约唐人街中国人挺起的脊梁。

相隔将近一个世纪的这两个镜头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它几乎是一个象征，一个 20 世纪中国人生命历程的缩影：一个挫折的开头和一个自信的尾声。

文学思潮的发展也大致如此。站在通往下一个世纪的门槛，回首本世纪文学思潮流派过眼云烟般地发生、发展、流变，也同样让人百感交集。虽然觉得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提起笔来似乎又无从说起。最后，闪现在脑际不愿退去的，就只剩下了“沧桑”二字：既叹其变化之速，又哀其发展迟缓；既为它在发展中

所拥有的曲折、丰富击节喝彩，又不能不为它的种种失误扼腕叹息。这种历史回眸、世纪情结，大概只有临近世纪交替时代的人才能体味得到。

如果说，“百年沧桑”是在阅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演进史料时的总体感受，或者说是一种笼罩全书的感情基调，那么，“过渡时代”则是我对整个 20 世纪文学特征的理性把握。^①文学思潮的发展，文学思潮的研究，乃至文学以外的社会生活、政治秩序，无不具有过渡时代的特征：这是中国人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的过渡时代，这是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新旧交替、新旧杂陈、新旧反复，似乎一切都带有从旧到新的印痕。胡适在谈到他的新诗时，曾经打了一个粗俗的比喻：“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，很像一位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，虽然一年放大一年，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‘缠脚时代’的血腥气。”^②这比喻用来描述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也许并不恰当，但文学的蜕变过程也不能说和这比喻没有任何相似。

① 何谓过渡时代？过去的研究者在许多场合作过不同的阐释。朱光潜认为，从古文学到新文学，经过了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，梁启超、林纾就是过渡时期的代表（参见上海华夏图书公司 1948 年版《现代中国文学》第 11 页）。鲁迅用“在进化的链子上，一切都是中间物”（《坟·写在〈坟〉后面》）表达自己对过渡时代的理解。本书所说的“过渡时代”，则是泛指整个 20 世纪，用来概括本世纪文学思潮发展的总体特征。

② 《尝试集四版自序》，转引自《胡适研究资料》第 495 页，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。

一 趋新·多变·试验:20 世纪文学思潮发展的基本特色

就文学思潮发展和文学思潮研究而言,过渡时代有着鲜明的特色。

第一是趋新。19—20 世纪之交至 20 世纪 20 年代,文坛上最诱人的字眼是一个“新”字。梁启超爱“新”达到了极端的地步。他鼓吹维新变法,主张新民,并认为:欲新道德,欲新宗教,欲新政治,欲新风俗,欲新学艺,欲新人心,欲新人格,必先新小说。这就是说,法要新,民要新,道德要新,宗教要新,政治要新,风俗要新,学艺要新,人心要新,人格要新,小说要新。在论文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第一段几十个字中,竟接连出现了 15 个“新”字,可谓创造了“新”字使用频率最高的记录。“五四”前夕,陈独秀特意把他创办的《青年杂志》改名《新青年》。此后,读者满眼看到的更是“新”字的耀眼炙人:新青年、新思潮、新文化、新文体、新文艺、新历史、新教育、新社会、新生活、新浪漫主义。报刊有《新潮》、《时事新报》……一时间,文化界竟是“新”字之天下!

尽管梁启超之“新”和陈独秀之“新”的含义并不相同,陈独秀之“新”和“五四”时期其他文学革命倡导者之“新”也不免相异,但大家对“新”的追求与迷恋则是共同的。趋新的心态反映出一代知识者的精神饥渴:两千多年封建帝国的闭关自守、自得其乐的铁门,19 世纪中期被枪炮打破后,少数人才开始睁开了眼睛,看到了中华帝国以外的世界。及至又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,甲午之战、庚子之役的惨败,多数知识者在震惊中对天朝的幻想终被轰毁。民族的危机迫使他们沉痛地发问:

“今索诸中国，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？有作至诚之声，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？有作温煦之声，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？”^①从而别求新声于异邦，开始了对新潮的执着追求。在文学思潮吸收方面，这新思潮既包括 18、19 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外国文学思潮，也包括 19—20 世纪之交刚刚兴起的文学新潮。好像久饿的乞者饥不择食，大家对自己从未接触、体验过的新知识、新思潮、新学说、新语言、新形式、新术语，来者不拒，一律欢迎。追逐新潮的热情，使“五四”后中国文学新潮迅速地而极不完整地接近了世界文学潮流。新的文学观念、主要是欧洲文学观念，逐渐被中国研究者所接受，一批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创作开始诞生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“五四”才被称为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点。趋新的心态是贯穿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基本精神。它促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新潮一直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，而这种联系刺激着中国文学思潮富有朝气地向前发展。

趋新也给文学思潮的发展带来了伤害。不顾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，盲目地为新而新，唯新而动，一知半解，生吞活剥，虎头蛇尾，如鲁迅所云“是在尽先输入名词，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”^②等等，不仅在具体文学思潮的介绍与研究上显得肤浅和贫乏，而且它所养成的这种趋时心理、媚俗心态，有时甚至竟化为民族心理的一种顽症，对整个文学研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。至于那些以“新”的面目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、文化思潮、文学思潮，更是层出不穷，发展到“文化大革

① 鲁迅：《摩罗诗力说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 1 卷第 100 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。

② 《扁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 4 卷第 87 页。

命”时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：明明是封建主义的大泛滥，打的却是“破旧立新”的旗号，以旧充新，以假乱真，其贻害早已超出了文学思潮研究的范围。

第二是多变。趋新心态酝酿并收获的是多变的文学果实。社会的变化催发出了多变的文学枝叶。在一篇序言中，我曾经简要地叙述过自己对于19世纪以来文学变化的期待：“我们似乎看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、长达将近二百年的文学之河的流动，看到了它那由滞而缓，由缓而急，急中有回流，回流中又有新的冲决和流变的节奏变换，以及在变换中所呈现的特有的异彩。停滞孕育着突破，曲折中包含着丰富。中国文学之潮裹挟着泥沙，以百川聚海般的气势走向未来的阵阵涛声，鼓起了我们跃跃欲试的热情，并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投向以19世纪为起点的中国近二百年文学感情世界的追踪。”^①文学思潮的变化在“五四”时期和本世纪8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。文学思潮研究家郑伯奇在30年代对“五四”文学思潮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象的概括是：

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比日本相差还将近半个世纪。《新青年》才开始提倡白话文的时候，在西欧是象征主义已经到了末期，即在日本，自然主义早已失了威权。而《新青年》诸君子所提倡的，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文学，英国的湖畔诗人所抱的思想并没有大的差异：我们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，我们要用自己讲的话来写自己的文学。

① 《文学的潮汐》（代前言），《19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》第1卷《悲壮的沉落》第3页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。

但进化过程中的反复是很快的。而这快速的度率和落后的程度可说是反比例的。越是落后的国度,这种进化中的反复来得越快。在日本,浪漫派的健将会一变而成为自然主义的开山祖师,像岛崎藤村,像田山花袋,像德田秋声都是有这样经历的人物。在中国,这反复是更快了。由《新青年》的白话文学运动到五卅事件,约略不过十年光景,在这短短的十年中,中国的新文学曾经过怎样的飞跃,这是留心文学动向的人谁都晓得的。

现在,回顾这短短十年间,中国文学的进展,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。这不是说中国的新文学已经成长到和西欧各国同一的水准。落后的国家虽然急起直追也断不能一跃而跻于先进之列。尤其是文学艺术方面,精神遗产的微薄常常使后进国暴露出它的弱点。我们只想指出这短短十年中间,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,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。^①

半个世纪之后,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家对 80 年代文学思潮的变化,几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:

中国文学这十年的历程浓缩了世界文学近百年的历程,西方二十世纪所发生的文学流变,中国在近十年里又发生了一遍。从二十世纪初叶的意识流、新感觉派到五、

^①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·导言》,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》第 2 页,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影印本。

六十年代的黑色幽默、荒诞派,直至七、八十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,都在中国风靡一时,从传统现实主义到现代和后现代思潮,从通俗文学到实验小说应有尽有。尽管不乏二手货三等品,却足以使人眼花缭乱。这一纷繁的局面,变化节奏相当快。今日的新潮,过了一年半载就成了昨日黄花,刚刚尝试了意识流,马上又转向了新感觉派,今天写的是闹市的灯红酒绿,明日又奔向原始蛮荒之地去寻根问祖,这边的萨特热刚刚点火,那边的老庄热又冒起了烟,躁动的文坛像着了魔似的旋转着。^①

郑伯奇说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“五四”以后的十年间很快地反复了一番,张钟说世界近百年的历程,在80年代的十年间又发生了一遍,这两段文字,形象地表达了中国文学思潮快节奏变化的情景,即“躁动的文坛像着了魔似的旋转着”。着了魔似地快速旋转,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并非仅仅是消极影响。板结的土地期待反复的犁耙来变松,麻木的神经需要强烈的刺激来激活。但无论如何,郑伯奇的“落后的国家虽然急起直追也断不能一跃而跻于先进之列”的判断,已经被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无法更易的名言。快速多变造成了文学思潮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,从而无法建立中国文学发展的牢固根基。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上,更会助长投机取巧、哗众取宠的心理,使文坛泛起华而不实、自欺欺人的颓风。

造成文学上的这种“急起直追”的态度固然来自文学自

^① 张钟:《八十年代与中国大陆文学》,《当代中国大陆文学流变》第4、5页,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1992年版。

身,但显然也是处于过渡时代整个社会的典型特征。过渡就意味着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。过渡本身要求后进变先进,后来居上。急起直追几乎是处于落后状态国家共同的心理趋向。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发出的“迎头赶上”的号召,曾经是本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。此后出现的“抗战速胜论”,乃至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召唤,都集中地反映了一种努力,一种带有梦幻色彩的期待。不顾客观条件的急躁冒进,过分夸大主观的力量、意志的力量、精神的力量,良好的愿望所带来的恶果,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。同政治联姻的文学,当然也会染上这种要求速变的快节奏的色调。过于快速变化有违于“欲速则不达”的古训,最终无法收到沉甸甸的文学之果。大约是有感于文学上快速变化的消极因素,才有人提出了“比慢”精神。^①从本世纪的文学实践看,此说并非只是为了耸人听闻,而很可能隐含着作者对文学发展的某些反感,以及深深的忧虑。

试验性,过渡时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又一显著特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过渡时代也是试验的时代。20世纪进行着各式各样的试验。大至政治革命,小至政治制度下的一些具体举措,都引起20世纪革新者持续不断的兴趣。试验成功时的喜悦,试验失败后的感伤,进行新的试验的憧憬,成为20世纪革新者的基本感情形态。全民动员、团结抗日,是一次成功的尝试,而50年代大办人民公社则是试验中的一次明显挫折。如此等

① 林毓生提出,传统文化创造的转化“这项艰巨的工作是急不来的,必须以深思与笃实的态度进行才能奏效”。因此他提倡“比慢精神”。“比慢不是比懒,是在心情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,用适合自己的速度,走自己所走的路。”参见《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》第5页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。

等,不一而足。就政治层面来说,试验是民族斗争激化的一种集中的表现。帝国主义的凌辱、敲诈、伪善,各种各样的伎俩,使上至中华皇帝、下至大臣子民都蒙受屈辱。他们哀叹、哭泣、无援,同时也被激怒,被唤醒,开始了奋斗,挫折,失败,甚至是异想天开地进行乌托邦式的各种试验。试验,失误;再试验,再失误;无数次试验过程中的期待,无数次失败后的清醒,接着又是新的试验,新的挫折:这构成了过渡时代人生的基本内容。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形。从30年代左翼批评家要求文学担负组织社会生活功能,到5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倡,文学政治功能再次强化,再到新时期文学上各种口号的迭出,主义的盛行,文坛几乎被各种试验所弥漫。作为改变文学现状的一种努力,一种手段,文学思潮发展的试验性,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:对于各种试验性的思潮,保持更开放的研究品格,要尽可能地多多给予阐释,而不要轻易宣判。50年代对胡风的批判,固然主要是来自政治的干预,可是,从文学思潮研究看,不允许胡风发表不同意见,遇见带有试验性的文学思潮就手忙脚乱,予以取缔,展开围剿,就可能扼杀生机,人为地、有时甚至是无意地制造着文学发展的陷阱。试验性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、百折不挠的人文精神。它一旦化为新的文学传统,将给文学带来新的驱动力。当然,主张宽容地对待试验并非鼓励试验的盲目。人们呼吁试验的尽可能深思熟虑。

简言之,过渡时代不见了秩序井然的文学世界,沸腾着的是快速变化的热情。这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演进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。这过渡期是过长了一些。但是,这却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。下个世纪文学会有大的变化,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新